

夜读偶记

诗人的忧郁

关于《纸山——关于文学的对话、漫游与读札》

| 丁帆 文 |

诗人育邦的这本《纸山——关于文学的对话、漫游与读札》，包括了多种文体：对话录、诗歌评论、散文、杂文等。

读了育邦的这部书稿，我感到十分讶异和震撼的不是其中的语言技巧和“纯诗”的阐释，而是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学世界的宏观性思考，以及一个诗人对于时代赋予作家使命的担忧。从中，我看到的是一位诗人，一个作家型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价值理念的表达。

从形象思维跳到抽象思维的书写和对话中，作为一个读者，我徘徊在诗性与哲思的逶迤小路上，体味着“像山那样思考”的阅读况味，从诗人的眼中看见了漫天飞虹的哲学云霓。

诗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处于任何文学时空中，作家写作不可或缺的参照坐标系，没有这样的认知，他写出的作品就会永远停滞在井底之蛙的困囿之中，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铁律。所以，育邦在与著名翻译家高兴对话时引用了歌德的名言：“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虽然，我们与歌德的文学时代过去了二百多年了，虽然，他的这句名言，与鲁迅先生倡导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念是相抵触的，但是，当中国完全脱离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学时刻”，我们还能够坐井观天，仰望井口大的宇宙星空吗？这并非只是什么文明冲突的问题，而是写作游走在，从常识走向真理的普遍价值选择。

我对诗人育邦认识到这一点常识性的真理，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在我们的文坛上充满着夜郎式的文人，他们沉湎于不断输出自认为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中不能自拔：“而事实也证明了，随着文学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更为便捷、更为广泛，世界文学已成为人类对于全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呼”“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就此而言，我认为育邦所寻求的所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非是被入诟病的什么崇洋媚外的内涵，而是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有廓大的胸怀，在创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必须扫视世界，从而形成胸

有大局的格局，采取“拿来主义”取精用宏的态度，因此，才会有育邦充分认识到的文学创作真谛：“这就意味着寻求文学精神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蓄，包含着共享融合之意，并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可供全世界人们共同欣赏的文学杰作。”

由此而延伸到的就是诗人与时代不可剥离的文学命题了。

我特别欣赏育邦在此书中的一句话：“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我将它视为整本书的“文眼”。

无疑，诗人和一切从事文学的人，都会在世界和中国面临着文化语境困惑中，在价值观严重分裂的状态下徘徊，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两难悖论的抉择，的确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诘问，而育邦的抉择是代表着一群知识分子型作家价值共鸣的心声“‘诗歌的道德’要求诗人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道义。诗人们自觉地寻找自己和时代的合理距离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这大概也是我们诗人今天所要肩负的‘诗歌道义’。”

由此，我对他们这一帮搞诗歌创作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因为他们的言行颠覆了以往我对诗人的一贯成见，一句“艺术家必然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同时代者’”便让我刮目相看。

育邦认为：“萨特强调作家要介入生活，文学要介入生活。我想，他所说的‘作家’也正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一公共角色的定位。在各种特定的时刻和环境，作家介入生活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正如萨特所言：‘作家处在的具体环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写的每一句话都要引起反应，连他的沉默也是如此。’他们可以对任何事件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但他们的文学并没有必要介入生活，而且，这种‘文学介入生活’的说法是可笑的，不可实现的。文学本身是反对责任的，它的道德只为艺术而服务。至于责任和道义是作家（创作者）的而不是作品的。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这两个不同的主体。”

“坦诚地讲，我反对任何充满实用主义的文学，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多么的高

尚。我对功利主义的诗歌尤为过敏，即便它们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内承担了社会的道义，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貌似伟大的人性。因为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判断并没有因为战争或者其他灾难的到来而彻底改变。

“这些为时世而写作的东西，它们兴高采烈，而一旦从特定语境中撤出来看，它们却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应制文学的泥潭，成为某种单调声音的传声筒，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种手握文字技艺的工具。而作为艺术的文学已经无耻地堕落在功利主义的沙滩上，她渐渐地枯萎，以致丧失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干涸，直至在最后绝望地死去。”

无疑，上述的观点我是赞同击赏的，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那就是对“文学介入生活”这一说法的另一种理解。从“左翼文学”诞生近百年来，文学概念化、程式化的模式，正是许许多多文学创作都是在响应体制号召中，产生的那种过眼云烟的“介入生活”作品，技术含量极低，这是不可否认的文学史事实。但是，“文学介入生活”是世界文学史上所有文学创作不可能解脱开去的宿命，它应该是作家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让生活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自动进入作品的描写之中，而不是在脱离生活本身的魅力，在某种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使其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这就让我又一次听到了育邦那句让人震撼的最强音：“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是的，我们对那些并没有“文字技艺”的功利主义者，报以鄙视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赞扬那些让触目惊心的生活介入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进入我们的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如何介入生活，才是我们面对的真伪问题的关键所在。

育邦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有才华的人很多，但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却不是很多，但愿育邦能够沿着这条哲学小道走下去，即便是羊肠小道，前面一定会是辽阔世界背景下的高山大海和星空。

《纸山——关于文学的对话、漫游与读札》，育邦 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定价：68元

持续阅读者的快乐

| 精灵 文 |

前几日赴重庆出差，临上飞机忽然发现电子阅读本没有带，顿时觉得心上仿佛空了一块。这些年，已经养成了持续阅读的习惯，无论是等人等车，还是乘坐火车地铁飞机等，但有片刻闲暇，就会拿出阅读本来读书，让自己沉浸在文字之中，享受独一无二的心灵交汇和阅读快乐。漫长的人生之旅，书籍总是我最忠实的伴侣，它不仅带我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更能在孤独、迷茫的时候，给予我力量与指引。

之前看书一般看纸质书。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开始尝试使用电子阅读器来读书，这一转变让我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电子阅读器便携易带，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随身携带大量的书籍，这意味着无论是长途旅行中，还是短暂的午休时间，我都能随时翻开书本，享受阅读的乐趣。电子阅读器的屏

幕设计对眼睛相对友好，减少了长时间阅读对眼睛造成的疲劳。

更关键的是，电子阅读器提供了海量的书籍，这大大拓宽了我的阅读视野。尤其让我惊喜的是，电子阅读器还具有强大的搜索和标注功能，我可以快速地找到书中的关键内容，或者对重要的段落进行标注和笔记，读完之后也方便提炼和整理，这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更加高效。

持续阅读，如同不断向内心深处播撒智慧的种子，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让我在感受到明显自我提升的同时，增强面对生活挑战的信心。在文字世界里，也总能找到与自己心灵相契的部分，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的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让我这个人

凡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那种难以言喻的深刻连接。

阅读，是思维的体操。持续阅读，则带来持续精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持续阅读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让我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独立判断，不随波逐流。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时，能够坚守内心的原则，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多元包容，人生的脚步更加淡定从容，持续阅读，带来持续的惊喜和发现。

每一次翻开新书，都是一次未知的探险和全新的体验。在书中，我总能第一时间捕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新的自己，获得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超越物质层面的满足。这种体验，千金难买。

持续阅读者的快乐，你可曾懂得？衷心希望，更多人能享受到这份人类独有的快乐。

上架新书

三联书店 88元
邢义田口述，马增荣笔录
《真种花者：邢义田访谈录》



本书是“中研院”院士、秦汉史大家邢义田先生的访谈录。邢先生学问只作“为己之学”。书中包括他的家庭、求学及师友杂忆，学术研究之路，以及他对新时代治学思想、人文知识等挑战的看法，也形成了史语所那代学人生活、学习经历的缩影。

黄梵著
《阅读障碍》
中国工人出版社 68元



作家黄梵首部短篇小说集。作品中，他以诗歌与小说合流的姿态，呈现生活的情态与常人的悲哀和愚昧。当个人试图与宿命角力，一切现代性的困境，便在小说中释放出来。

上海书店出版社 72元
[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苏北”的范围有多大？是谁界定了“苏北人”？他们为何前往上海，又何以遭受长久的偏见？面对偏见，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苏北人作为族群的历史及其自身的族群认同，解答“苏北人”称谓背后的诸多谜团。

陈瑛译
《悲伤的物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79元



诺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说：“我从一开始就在读他的作品，我知道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将有趣的观念、奇妙的想象力和完美的写作技巧结合起来。”

百草园书店提供